

东州市黑恶势力泛滥猖獗,欺行霸市,无恶不作。身心受到极度摧残的冷滟秋终于得到三和公司女老板洪芳的赏识,而准备在商界大展拳脚时,以皮天磊和张朋为首的黑恶势力

却以暴力打压等手段排挤、迫害竞争者……势单力孤的冷滟秋将如何面对身不由己、凶险叵测的人生?

皮天磊笑吟吟地盯住张海

关燕玲让一个黄毛 丫头出他洋相,他要是发 作了,正好中了关燕玲的 计,这话传出去,最终失 面子的是他皮天磊。但 他又实在不甘受这等辱, 索性摆出架势来,他倒要 看看,这个黄毛丫头,到 底有何本事。

等两个人一过招,皮 天磊才不得不叹服,强将 手下无弱兵,关燕玲这个 助理,不是绣花枕头,更不 是摆在这里看样儿的,她 是个人物。



皮天磊原想,他亲自上门,把话那么一说,关燕玲就会 乖乖分他一盆肉吃。没料想,关燕玲自己不说话,用一个助 手意将他的一出好戏给搅了!

"皮老板,插手太多不好吧,俗话说,脖子再长吃不了隔山的草,皮老板还是悠着点,钱是挣不完的,东州值钱的地多的是,皮老板何必要在一条船上硬挤呢,大家掉进水,可没有第三者捞啊。"方艳不卑不亢,说出的话硬邦邦的,软中巷脚

"好!"皮天磊起身,带着欣赏的目光多看了方艳几眼, 转而对关燕玲道:"大妹子,你这助手选得不错啊,领教了, 告辞!"

一直看戏一样看着热闹的关燕玲这才装出一副不安的样子:"皮老板千万别动怒,我手下无礼,开罪皮老板了。" "开罪谈不上,就当我皮某洗了一回澡。"洗澡也是黑

"开罪谈不上,就当我皮某洗了一回澡。"洗澡也是黑话,是指被对方戏耍了一把。说完,也不管关燕玲如何挽留,皮天磊还是坚决地下了楼。

皮天磊并没甘休,他怎么能甘休呢,他皮天磊岂是随便让人洗澡的,况且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臭丫头。第二天,皮天磊就找到张海,把自己的目的讲了出来。张海一听吓坏了,皮天磊和关燕玲都是他惹不起的主,得罪了谁,他这个执行局局长都别指望当下去。张海嗫嚅道:"皮老板,这事……这事我已答应了关总,你看?"

"是么?"皮天磊笑吟吟地盯住张海,张海有几斤几两, 他掂得清。按他的话说,张海完全是混进法院内部的渣滓, 皮天磊最初认识张海时,张海还是宣北区法院刑事二庭的 庭长,那时他根本就没把张海放眼里。有次他手下为了抢 夺公交线路,给政府施压,组织过一起公交司机集体上访事 件,其中有个姓贺的司机,中途变卦,政府有关部门调查时, 居然供出这事件是他皮天磊策划组织的。事后,皮天磊派 人给姓贺的洗洗脑子,没承想手下出手重了,一刀子居然把 姓贺的耳朵割了下来。后来这案子到了张海手里,皮天磊 一开始只给张海准备了20万,心想20万摆平一起案子,怎 么也够了。没承想张海狮子大开口,一张口就要了50万。 皮天磊那时便坚持说一不二的原则,就在他打算冲张海下 黑手时,意外得知张海的姐姐给当时区委主管政法的副书 记做情人,皮天磊这才放过了张海。他可以废掉一个张海, 但他还不能废掉一个副书记。于是一咬牙,给了张海50 万。不过张海也是个角,敢拿也敢摆,那案子最终居然被他 调解了,皮天磊的手下最终无罪释放。也是不打不相识,打 那以后,皮天磊对张海开始另眼相看。张海也算争气,靠 着他那个地下姐夫,从庭长一步步爬到宣北区法院院长 的位子上,后来他地下姐夫出事,在一重大招商项目上栽 了跟斗,被当作腐败典型治了罪。张海却成了不倒翁,这 家伙有个外号,叫狮子,意思是他敢张口,多大的代码他 都敢要,要了就敢给你摆事。摆的事多了,方方面面的关 系自然也就铁了,这就是官场的不倒翁定律。这些年,张 海从皮天磊这里拿的好处,怕是比他干五辈子法官挣的 还要多。但这人还不知足,只要一遇上事,就控制不住地 要张开他那张狮子嘴。

"说吧,咱们也不是一次两次了,是不是那边出的价码高?""哪里,皮老板真会开玩笑,都是朋友,啥价码不价码的。有件事怕是皮老板不知道,这次是上面打了招呼的,实在不好办。要不,皮老板另选一块地,反正拍卖的地皮也不是这一块。"



有一条路叫做滇缅公路,从云南昆明到缅甸仰光港,连通印度洋。六十多年前,日寇入侵缅甸南部,准备截断这条国际救援物资入华的最后通道,完成对中国外围的全面封锁。维系四万万中国人存亡的生命线危在旦夕,一支远征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踏出国门。他们当中有曾经的土匪,有未竟学业的学生,有饭馆老板、神棍和屠户。就是这么一群或朴实或怯弱或蛮横或油滑的男人,在那个年代的那片土地上,以生命点燃了铁与火的不屈之光……

队伍绕开那条充满凶险的小道

没有在深山老林里待过的人,永远 也无法想象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。由远 方看去,那些大山仿佛是沉默的巨人,威 严无害。但当士兵们置身延绵千里的野 人山深处,被海一般浩瀚的植物和灰蒙 蒙的雾霭淹没,方才察觉出其中掩藏着 的未知与恐惧。

在荆棘丛中开路的弟兄挥舞着缅刀,身上被划得到处都是血口。闷热潮湿的环境如同蒸笼一样挤压着他们体内的水分,汗早已不是汗,而是一股股奔淌的河流。

零星的枪炮声还在从外界遥遥传来, 像鞭子一样赶着队伍前进。丛林行军无 论对体力还是意志力来说,都是一种残酷 的考验。

从撤退的那一刻开始,无论第5军调来的,还是原本就隶属113团救护队的护士,都成了重点保护对象。一路上失足摔死、被毒蛇咬死,乃至病死的难民就像是路标,断断续续指引着印度方向,有时候眼看着没有路了,植物茂密无处落脚,转过半片山包却又能找到新的尸首。

大户人家出身的乔小颖,甚至要比朴实的农村姑娘更能吃苦,断腿的高大壮在被转移时伤口不断渗出脓水,恶臭难当,她一路上都在用纱布不厌其烦地吸干。而抬担架的周大喜则没少受她的白眼,原因是秀才兵力气太小,高大壮分量又重,担架总是歪歪扭扭地在前进,有好几次都险些在崎岖小径上翻了过来。

周大喜每次被乔小颖呵斥,都会带着

满脸好男不跟女斗的轻蔑表情,但有一次 马棒槌偷偷说这姑娘是红颜薄命的面相, 却被他着实臭骂了一顿,两人几乎翻了脸。

早在卡萨战地医院的时候,周大喜就 觉得这姑娘身上有股特别清新的味道,就像是含苞未放的栀子花香。

一处山崖下的奇异植物吸引了所有 人的目光。它们悬垂着无数藤蔓,藤蔓周 身生满了钢针般的毛刺,顶端结着碗口大 的妖异黑花,根须周边满是动物尸骨,白 白累累的

延伸极长的藤蔓挡住了去路,打头的 士兵挥刀去砍,其中一人不知怎的被断藤 挂住了胳膊,皱着眉抬手去拨,那藤竟像 是活物一样缩了一缩,反而将他缠得更紧 了些。

"还想留老子吃饭?"那兵笑骂了一句,反手想要割断这烦人的东西,路面上那些粗细不均的藤蔓却全部扭动涌来,从爪鱼般缠住了他,往回拖去。

像是一头蛰伏已久的凶兽终于露出 了真实面目,那兵手脚躯干全都被藤蔓勒 死,透明的黏液很快从那些毛刺里分泌出 来,扎进他的体内。

一大片一大片的皮肉在慘嚎声中开始脱落,那些液体竟带有强烈的腐蚀性,不大工夫就灼烂了那兵小半边身体,颤蠕的藤蔓早已陷入他如泥般烂软的皮肉里,发出类似于吮吸的"咂咂"声响。这才反应过来的众人纷纷举刀去救,却被一声枪响震住,那兵肿胀变形的脸上多了一个枪眼,开在前额上,喉头涌出解脱似的低隔。



几十米开外的灌木丛里,老猫面无表情地拉动大栓,一枚黄澄澄的弹壳翻着跟 头飞出,青烟在空中牵出弧线。

"毛百岁!"同样被惊动的一营长杨振 汉带着两个兵跑过来,远远就叫老猫大 名,很快一记霹雳响亮的耳光抽在他脸 上,"我问你,那是不是你兄弟?那是不是 你的兄弟?!"

"救不活了,早死早超生。"老猫没有任何表情,看也不看狂怒中的杨振汉,"等会我让哑巴到前头来开路,山里的玩意儿,他熟。"

一连仅剩的二十几人,包括正副连 头,全被安排在了殿后的位置。从进山前 日本人浩大的追袭声势来看,谁也不敢确 定他们会不会锲而不舍。

绕开那条充满凶险的小道,队伍缓缓 上了山崖。几十张担架末尾,乔小颖的脸 蛋仍有些失色。

"跟日本人一样凶啊!"她心有余悸地回头望了望,晶亮的眼睛里流转着一点让 周大喜心疼不已的东西。

"我们班头说我枪打得还好,你不用怕的……"周大喜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表达什么,从队伍后端赶上来的两个人让他很快住了嘴。



拥有绝好的产品却找不到买家?公司初步发展却遭遇竞争对手?廉价产品疯狂挤压?面对这些问题,你的营销该怎么做?故事中的主人公麦克斯从发明轮子到创立公司,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。先知者则带领麦克斯拨开营销的层层迷雾,发现营销的真谛。

凯西驾着牛车到了伊迈姆轮子店

第二天,凯西驾着牛车到了伊迈姆 轮子店,停好车,走了进去。早晨店里冷 冷清清的,只有4个看上去邋邋遢遢的店 员。其中一个边喝咖啡边处理文档,其他 三个则凑在一块闲聊。凯西走过去,希望 有人会接待她。可他们仍然自顾自地继 续闲聊。

10秒过去了,20秒,30秒……依然 无人理会。凯西生气了。她想去找那个 喝咖啡的店员,看他能不能帮上什么忙,

 这聊中有了做想两子的知这种时天好一"什给个""道儿类那的不个能?牛新什我"的很几店容说为"车新么也我轮多个员易话你我换轮样不们子。

我们需要知道你要的轮子的尺寸和规格。""我的车就在外面。你去看一下吗?"那个店员嘘了一声,有点不耐烦,说:"好吧,带我去看看。"

他们走出店面,伊迈姆的店员检查 过牛车的旧轮子之后,说:"不大行。" "怎么了?""这些轮子的规格太老了。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还有这种。我需要 去找找。

他走进店里,十几分钟之后仍不见人影,凯西有些不耐烦了。她在想这个店员是不是把这件事忘了——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。之后,那个店员出来了,只不过不是为了凯西这件事,而是送走另一位客户。

当这个店员经过时,凯西说:"不好意思,我的轮子怎么样了?"当时,这个健忘的店员才又想到她,说:"噢,对不起,我还以为你走了。""没有啊,我一直在等。我要两个轮子,还记得吗?""对了,我查过了。19谢克尔一个。""行,多久可以安装好?""不过你需要等上一段时间。你要的这种,目前店里没有,需要预定。""等多久?""3周吧。""可我今天就用啊!"凯西说。

这时,另一位客户走过来了。这个店员希望借机摆脱凯西。"嘿,科斯摩!过来帮帮这位太太。"科斯摩慢悠悠地走过来。"她需要什么?""实心牛车轮子,直径3库比特的。"科斯摩看着凯西:"我们这儿好像没有,我去帮你看看。""不用!他已经找过了!你们现在没有!给我找个别的吧,只要能用就行!"科斯摩寻思了一下:"好吧,我去找找。"

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,说:"我们没有您要的这个尺寸。4库比特的正在搞特价,你可以试试。""好吧,我看看。"

他带凯西来到一个货架前,上面摆 满了各式轮子,那个店员找了半天,选中 了两个橙色的。"没有别的颜色吗?"凯西问。"我再找找。""算了,别找了。我得走了。多少钱?""每个 29 谢克尔。不含税金、安装费和润滑油。"凯西觉得有点贵。科斯摩补充说:"这可都是重型轮子。"然后,他眯着眼对她说:"嘿,装上这种轮子很时尚的。""好吧,好吧,"凯西有点不耐烦地说,"装上吧。"

两个小时后,轮子还没装好——凯 西担心如果不能及时在码头和迪米特里 会合,可能就要错过鱼市。一船鱼卖不出 去就要臭了。

而科斯摩和其他店员不是把她忘了,就是不理睬她。他们凑在一旁,说说笑笑。唯一值得安慰的是,她并不是唯一受到怠慢的,其他进店来的客户得到的都是相同的待遇。

新轮子终于安好了——是一种大大的、橘色的轮子。凯西付完账赶紧上了车。拉车的老牛似乎也显得有点不耐烦了。

可刚驶过一个街区,就听到了轮子摩擦的声音。凯西低头去看,发现新轮子和车体相互摩擦。她快气炸了,调转车头返回店里。那个安轮子的大个子,满身油乎乎的,检查了一下,说:"忘啦。""什么'忘啦',忘什么啦?""安上这些轮子,你需要换新轮轴。""为什么?""这些轮子比原来的大一些。你需要一个长点的车轴,这样才不至于摩擦车体。""需要多少钱?""我不清楚,需要问店员。"



郑州专业无痛终止早孕医院

德国微管保宫全程无痛技术提前10天终止早孕

☑安全:不影响女性生育能力 ☑无痛:手术只需3分钟 ☑轻松:随治随走不影响学习和工作